



介石堂集 古文卷七

古閩 郭超

記

重修太湖縣義學碑記

人之生質紛然不齊。其上焉者不待教而興於善。中人以下。教之則爲成人。不教則爲棄人而已。先王一之乎學。不忍天下之有棄人也。白虎通云。古之教民。里皆有師。擇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右師。其次爲左師。教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書傳說云。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一

新穀旣入。餘子皆入學。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三代之民。出而在田。入而在學。愛土物。聽彛訓。有習慣自然之美。無見異而遷之思。野處而不匿其秀。教之所以興。材之所成。其本在此。今之義學。其事之最近於古。而不可廢者。歟。我朝教化之隆。踰越往昔。詔各省會建書院。州縣所治。悉聽設立義學。絃誦之聲。洋溢乎四海。歲辛酉。余任太湖。視事未幾。捐俸而修舉焉。前爲大門。懸以三物學舍。次敬業堂。生徒所



講習也。次寢室。師長所宴處也。東西則小軒。井曰  
器用畧。具延孝廉何君爲之師。邑子先後至者數  
十人。夫湖邑居上游。連荆楚。當行旅注來之衝。民  
之見聞不一。嗜好各殊。非學何以使之率。由于善  
而不倦乎。且學不厭詳。教不厭密。周官自大夫以  
下。皆屬其民而讀法於黨。正閭胥。職愈親於民。則  
其讀法愈勤。余親民之官也。斯舉也。敢謂于國家  
化民成俗之道。有裨於萬一。庶幾仿閭胥黨正之  
遺。以求無曠厥職。而無廢簡命之意也。夫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

不落曾王蹊逕行墨間真意盎然

蔡方山

重修龍山宮碑記

今皇上御極休養元元。湛恩汪濊。間有水旱。即行賑貸。適因江南廬鳳淮徐歉災。欽命少司寇周公。會同督撫。悉心體察。使德意下逮。夫以聖天子勤恤民依。如此其至。各憲莫不仰體奉行。而為下吏者。敢不先事而籌之。太湖固山邑也。所苦尤在旱。辛酉歲大稔。然會逢其遘而已。慮無以為經久計。爰相陂塘溝洫。所宜踴濟者。營之以次畢。舉城北三里許曰龍山。蓋邑之上流雄砥也。源發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三

潛邑天柱山。迤邐而來。由司空至四面山。陡然而墜。復穹然而起。俯臨深潭。內有穴。相傳有龍居之。其地峭壁巉岩。怪石千狀。泉飛石間。宛宛成龍形。予觀之。嘆曰。山乎。龍乎。其湖城所托。命乎。先有祠祀龍神。後廢不治。進父老告之曰。公等知龍祠之故乎。古者龍見而雩。雩也者。祈雨澤也。龍見者。龍星之見。仲夏月也。世俗遂有龍王之號。而謂此山為龍居之所。其說近誕。要以山川出雲。及雲從龍之說。則龍與山之氣合也。祀典曰。有功德於民則

禮之。夫龍能爲民致霖雨。潤禾稼。有禱輒應。固可  
無祀乎。衆咸應曰。諾。遂與鳩工庀材。期歲而落成。  
益成。民致神所。以柝靈。貺而荅。上意者。不可一  
日忽也。湖士請文。紀其始末如此。

踈朗中有奇氣

任翼聖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太湖希歐亭記

蘓子瞻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其文章政事。非凡人所能仰末光而望後塵。余作亭而以希歐名者。何居。稽昔歐公守滁。陽地僻事簡。偕其民爲豐山之遊。築亭泉上。飲酒賦詩。至今傳之。蓋民淳歲豐。吏得以優游。山水斯樂。無古今一也。余任太湖。湖在宋爲舒州。黃涪翁爲守。有詩云。此邑宅巖巖。里中頗秦風。齷齪其強宗。彼乃可使令。意必飢法難治者。閱時察之。而其民樸儉。其士愿謹。無有較戾。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五

詩張之習。噫。古今之風氣不同如此哉。治事三載。年穀屢登。瞻邑城負龍山而俯溪流。山又竄高。巖下龍潭深黝。入夜則蒸氣作雨以潤物。稱靈境焉。上有亭榭。歲久圯廢。余更謀建一亭。相方面勢。於龍神宮之後。鏟崖障。運旋甃。斷廬架。朶不日而幾於成。夫湖邑居重山疊水之間。介吳楚。蔽淮泗。所屬七鄉之民。採山漁水。貿遷有無。不盡如滁民之力穡。而其衣食禮教樂生好善之心。則同。歐公簡靜之政。可行於滁。亦可行於茲。雖末學榦材。百世

下猶希風託響。山高水深。將溯洄以茂之矣。涪翁所謂甚於秦俗。而以履尾觸鋒爲戒。荆鷄鷓鴣卵爲嫌者。亦彼一時。此又一時也。吾亭之成。不敢比於豐樂。而所向。注願學者。則不在彼而在此。

氣韻適逸

儲六雅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六

重修舒城縣文廟碑記

自漢代祀孔子於闕里。逮唐武德間。建廟國學。開元後。郡邑有學。必立廟。廟之兩旁爲廡。祀先賢先儒。其前爲三門。六戟。肅觀瞻也。爲啟聖祠。不忘教澤之所自也。廟有俎豆。壘樽羽籥琴瑟之器。備物以象誠也。廟制之修廢。由於人心之敬怠。人心之敬怠。關乎政治之得失。爲吏者不可忽也。余始至舒邑。率諸生詣學謁先師。見大殿兩廡戟門及啟聖祠。瓦甍頹圯。棟樑榱桷間。陳丹暗粉。彫剝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七

已甚。蓋爲風雨之漂搖者久矣。稽核祭器大半朽敝。詢諸司事者。僉云自康熙某年前。令蔣鶴鳴募修。迄今三十年。未經葺理。雍正某年。奉部檄。飭亦粉。飭畢事。乾隆某年。前令黎奉部檄。估工料。苦無支項。是以頽廢至今。且邑處衝繁。諸務孔棘。未易修舉。余乃恍然。心知所謂矣。歸而檢橐中金。得三鎰。有奇。屬紳士傅昆東采等。具文達憲。即日鳩工。取材木於山。買旒甍於省。冶鍛丹雘之工。各庀其事。朝夕注視之。未幾而頽者整。圯者植。峇窳者完。

好。黠。黠者丹采。雖規模未克恢廓。較從前之蕭颯。隳敞者。氣象一新。邑士來謁。願有記。余惟禮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孔子爲萬世儒人師。微言大義。士人佩服弗諠。出處以之。飲水知源。不忘所自。顧春秋釋奠。駿奔在下。而仰瞻殿宇。圯敗。翼宮鞠爲茂草。吏與諸生。何顏立於聖人之門乎。聖教凌夸。子衿佻健。有自來矣。惟人各盡其誠。竭其力。毋或假他端。以自諉。則以修復廟宇之念。推之身心性命。日就月將。弗止於半塗。弗隳於末路。體立用行。而進高明廣大之域。吾將於舒士觀厥成也。是爲記。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八

和平大雅之音 魯亮儕

遊浮山記

余家閩中。多山水。武奪九曲之勝。甲天下。未知大江以北。有所謂浮山者。逮試吏皖桐。閱邑乘紀。浮山一名浮渡。廣袤五里。高三里。爲巖三百五十。峯七十有二。心訝數里之地。何以巘峿紛錯若是。欲往觀。未幾。即受代去。殊怏怏也。茲以公事過桐道山下。自華岩寺。登會聖岩。抵金谷。由東迄西。而得山之梗槩焉。程限迫。跡不及遍。閱昔人遊記如鍾惺。方學漸。鄧旭。釋弘。劄大寧輩。皆浮詞蔓衍。讀之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九

頭目岑岑然。遂按圖紀。掇要領。資他日之卧遊。山自唐以前。未著名。宋有部使者張同之。棄官隱此。或傳仙去。高僧法遠。偕歐陽文忠公於岩間講法。後人因山庀材。構寺塏精舍。搜剔竒勝。而名以顯。其岩曰會聖。曰枕流。曰穿心。曰大通。曰張公。曰首楞。曰棲真。曰談禪。曰多景。曰金谷。曰觀音。曰摘星。曰丹堦。曰翠華。曰和風。曰卿雲。曰仙隱。曰碧桃。曰齒風。曰太古。曰嘯雲。曰倚天。曰半空。曰碧雲。曰止泓。曰雲樓。曰伏虎。曰普陀。曰晚翠。曰醉翁。曰翠華。

曰靜定。曰談玄。曰止水。曰一喝。曰總岩。佳處三十有六。其峰則石龍。紗高翠微。玄元屯兵。丹崖翠屏。紫蓋抱龍。立馬爲窟。著洞則爲金鷄。爲明月。爲朝陽。爲蓬湖。爲橫雲。水簾爲九曲。三曲爲阮公。爲雷公。至以遊龍。連雲。迎雲。名者其峽也。紫霞盤谷。龍虎。名者其關也。有飛岩。雲錦之廊。石門。石樓。天梯。雲梯之磴。而天池。飛瀑。龍湫。垂虹。洗心。活生。丹井。硯池。以泉名。胡麻衣帶。以溪名。獅子蓮花。鎖雲。爛柯。海照。琵琶。以石名。此山境之約畧可數者也有。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

左慈丹臺。張同之丹灶。陶士行。孟東野。范希文。歐陽永叔。王介甫之題名。而宋以下遊者益多。不可勝紀也。自皖桐來者入會聖。止金谷。自廬江來者入金谷。止會聖。此山出入之門戶也。道金谷有洞可行地下。出金鷄以達於會聖。知諸岩之下皆空也。無峯不岩。無岩不洞。無澗不花。無徑不竹。松藤蒼鬱。異草爛斑。搖動崖谷者。山間之景物也。雲霞日月。玲瓏穿透。陰晴萬態。向背異形。不可名狀者。山間之四時朝暮也。以造物爲無心乎。何神鏤鬼。

琢若。是。其。不。憚。煩。也。吾。思。山。之。所。以。名。浮。者。豈。徒。以。其。形。似。舟。遠。望。若。浮。之。謂。亦。謂。其。鎖。骨。連。環。於。浮。漚。中。現。通。身。骨。節。以。示。色。相。之。本。空。耳。獨。惜。其。自。有。天。地。以。來。負。此。靈。質。至。宋。而。始。有。聞。於。世。由。是。觀。之。宇。宙。之。懷。竒。負。異。偃。蹇。不。遇。而。至。今。未。剖。者。可。勝。道。哉。吾。是。以。歎。也。

巖崖已嶄絕水雪尚銅搜可以移贈斯文

侯奇門

楚姑祠記

盱眙爲楚懷王故都。王塚在山上。代遠夸爲縣治。署後有楚姑祠。相傳懷王女。聞王被弑。遂自殺。楚人憐之。立祠以祀。至於今不廢。按史記。秦二世元年九月。項梁起兵於吳。二年癸巳。范增說梁云。秦滅六國。楚最無罪。項氏世爲楚將。宜復立楚。後梁然其言。求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之爲懷王。諸將盡朝之。漢高帝西楚霸王。二年丙申正月。項羽尊懷王爲義帝。十月。羽遷義帝於郴。使吳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二

芮黥布共教弑之。江中蘓子瞻曰。王天下之賢主也。獨使沛公入關。置羽勿遣。又令沛公王關中。天下之定。自王基之。洪容齋謂司馬氏作史。當爲王立本紀。繼秦後。以接於漢。不宜立項羽本紀。其言當矣。王自立以迄於弑。纔四年。楚姑之生。若於立之後。則孩提耳。夫安知哉。是姑必生於民間牧羊時者也。彼其經歷艱難。世途反覆。聞之熟矣。見王被弑。覆巢之下。無完卵。不忍以皎皎之軀。爲仇人臣妾。寧捐生從父於九泉。其孝烈足以通神明而

光日月卓然為巾幗之偉人。劉向傳列女宜標之首。簡顧闕而不載。豈見聞之未及。與項羽以柳為帝都而遷焉。則王宜偕女以注。而女獨留。盱者何也。王亦察羽之亮。狡將有廢弒之謀。不得已留女。以延楚後耳。是女之一身。乃鬻熊數千年未斬之一綫。而女終以孝烈殺其身。女亡而楚亦亡矣。豈不悲哉。然秦滅六國。妃妾皆徙咸陽。鮮以節義聞者。今女獨能殺身成仁。古云。死或重於泰山者。此類是也。康熙丁酉。前金令為擴修祠宇。余更表而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出之以風黎庶

迴翔萌折自然生動老手擅場之作 雷翠庭

支祁井記

水神之名。海曰若。河曰馮夸。淮曰巫支祁。相傳禹  
導淮自桐柏。淮渦之中。有物焉。形猶獼猴。力踰九  
象。人不可視。禹命庚辰鎖之。龜山之下。即所謂支  
祁是也。盱邑有上下兩龜山。下龜山離邑治三十  
里。山有神宮。宮前有井。大石覆之。叩之。磴磴然。人  
謂禹鎖支祁處也。神宮謂淮瀆神之宮。或曰即庚  
辰神也。夫庚辰爲干支之名。意禹於庚辰日鎖支  
祁邪。抑庚辰自有其神邪。不可得而知也。或又謂  
宮爲支祁之宮。蘓子瞻詩曰。清淮濁河爭強健。龜  
山下瞰支祁宮。夫曰下瞰。則支祁以湯湯橫流。爲  
宮而非山巔之宮明矣。莊生曰。秋水時至。河伯海  
若更相笑也。夫淮弱而河強。徙決爲患。更劇。神禹  
曷不并馮夸而鎖之。顧寬於河而苛於淮。疑不足  
以服支祁之心。是皆不可知也。方今河淮合流。泗  
屬爲壑。邑人患苦支祁而歸其咎於庚辰之神。或  
欲祠而禱之。是知其不可知者惑也。或曰禱諸  
淮瀆之神也。則某之禱久矣。

曲折變化昌黎諸說之遺

王罕皆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五

脩建第一山亭記

言名山者。五嶽之外。若我媚青城。匡廬。黃山。天台。鴈宕。武夸。羅浮。皆傲睨莫能相長。而茲山卷石。得以第一名者。為米襄陽故也。故宋都汴。宦遊者出汴浮河。千餘里不見山。渡淮始見。是山則喜。輦錫嘉名。而襄陽復詠之。和者司馬君實。范希文。歐陽永叔。蕪子瞻。穎濱。梅聖俞。於戲。何其盛歟。山去縣署數十武。下瞰淮。黃合泗。匯於洪澤。潁潑浸涵者數百里。使車過客之至。咸登覽焉。前直指范公於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六

山作亭。李令始建堂。胡令設曲廊。歲久圯於風雨。而瑞岩下當湖正面。獨未有建。而山之形勝不全。余癸亥夏至邑。歲歟。鴻嗷遍野。方撫循安輯之。未遑整理。遭逢天子聖仁。飭大僚勤恤民艱。蠲賑類施。出水火。枉席之。而雨暘應節。年穀用成。民氣以復。乃念是山。為古今勝蹟。公私注來之地。不可不飾也。出私錢鳩工。驅荆礫。易朽蠹。丹雘而昂新之。於岩上面湖處。鏟削磽确。相方審勢。更建一亭。共捐金十有四鎰。而瓌璋豁達。侈於前觀。落成

日偕賓友登亭西望上下龜山則神禹導淮鎖支  
初處也又西則龍女牧羊之蹟真邪幻邪其北則  
義帝故都楚漢兩城遺墟猶在其當日之勾陳環  
衛邪周世宗渡馬之湖明太祖躍龍之岡帝王餘  
烈無有存者而况李臨淮之故封張宣撫之屯寨  
千古英雄俱銷沉滅沒於劫灰泡影之餘可勝悼  
哉吾儕一官匏繫於此值河淮合流蕩析民居也  
則憂螟螣百蟲害稼也則又憂當夫風雲黯慘川  
吼谷號雷霆震盪魚龍濺噴則戰兢夙夜愴然以  
悲者矣及夫煙開日霽湖水澄明千家倒影夏則  
長風萬里秋而紅葉千村冬霽薄寒寒雪月虛明啟  
扉登山酌酒賦詩人在廣寒深處幾不知子厚之  
柳州東坡之雪堂爲何境矣豈非吏隱之樂事哉  
客有笑予者曰子兩載中拯溺撲蝗日夕竭蹶奔  
走方荼苦之不暇今登斯亭而言樂夫乃不情不  
知勞者必歌溺人必笑予亦自言其志耳豈哀樂  
之有殊哉書之以貽後之與我同其樂者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七

哀樂相生抑揚處如龍蛇捉摸不住 周旭之

玻璃泉記

山下出泉。或石或土。所在有之。未足為異也。此地  
河淮交匯。數百里間。混茫一氣。所少者非水。又何  
取於勺泉而稱之。淮北無山。渡泗至盱始見山。又  
有泉物。以罕而見。珍者此矣。且四瀆行於地中。而  
是泉之所出獨高。衆流不免渙濁。而泉出石穴。湛  
然以清。瑩然以明。味甘且冽。邑人資飲。汲焉。唐以  
前未著名。自宋襄陽米老標而味之。司馬歐陽蘓  
梅諸公皆繼韻。刻之岩石。其地鑄鐵龍首出水。注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八

之石盆。在瑞岩下。前後俱有堂榭。余更於泉上作  
一亭。正昔人所謂簷牙倒影。浸琉璃者。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蓋惟靜則虛。虛則明。而  
萬事萬物之理。渾涵於此矣。若其細瀑琮琤。琴筑  
合籟。松竹蕭疎。搖漾湖光。一片空明。邈然無際。則  
古鑑之明水。金莖之沆瀣。差足以方其鮮潔者。世  
無。鄴元陸羽其人採之。以補山經水志。所未備。其  
名。僅見於邑乘之為可歎也。故記之。

瑋泓蕭瑟得水經注中佳趣 賀律木

新建盱眙縣預備倉記

豫備倉者。始於明太祖。選耆民運鈔糶米備賑。設官以監之。正統時。勸民納穀。數多者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徭。弘治勅州縣計里勸捐。稽其多寡。以為有司殿宥。成化時。將漕倉存留餘米。入預備倉。故米穀日多。賑貸益廣。自後秋糧盡行兌運。捐穀又平糶。凶荒無備。廷臣進言。嘉靖令有司設官穀。仍古常平倉法。春放秋收。又令民間二三十家為一社。立社倉。各出公粟。貯以備荒。終明之世。為法不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十九

一。未能斟酌盡善。要之預備與常平社倉名雖三。而其實一也。本朝歷聖相承。愛養元元。我

皇上垂衣宵旰。念切民生。賜復蠲租。有加無已。一遇偏災。無不發倉賑恤。本處所積不敷。尚撥他郡協濟。盱為泗屬。地介湖山。頻年淮黃合流。蕩析低下田廬。而山農所居高阜。又苦水泉不及。以是民無餘貲。偶遇燠乾。即需賑貸。余於乾隆癸亥來此。災傷之後。百務艱窘。邑向無預備倉。常平少穀。併貯於漕倉。一遇秋糧屆收。彼此無地。不免雀鼠之

耗。余自履任後。幸稍得歲。竭力勸捐。有穀數萬石。漕倉之所不能容。勢必另建。預備倉。為經久計。因買地於縣署之西南里。支公項不足。益以私錢。木石旒甃之材。以時具。為屋三重。四廡。門序。倉廩。庖。湍。咸具。取其高明爽。無湫溢鬱蒸之患。上下務為堅固。攸芋攸寧。弗為飄風。霪雨所侵。以貽患於後人。又諭士民。各鄉設立社倉。於有秋之年。積公粟以備荒。記云。債惡不出於地。力惡不出於身。今皇。上。視。天。下。為。一。家。吏。民。宜。視。邑。鄉。如。一。人。痛癢相關。未雨綢繆。以希有併無患之道。亦望繼事者。弗視為傳舍。嗣而葺之。庶幾天下為公之意也。夫。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

原委明晰文更爾雅 程東起

重修盱眙縣鼓樓記

縣門之有樓也。非徒以壯觀而已。其謂升高望遠。見境內之山川土田。俾民甦之疾苦。得以上聞也。而州縣多有不飭者。余前任舒鳩。亦修鼓樓。今來盱三稔矣。盱治在山。其西北南三面。河淮合流。瀆滌千里。長風猛雨。每壞官民廨舍。鼓樓之構。樞於甍。由是歆地。丙寅仲夏。捐金重建之。浹旬告成。應記其月日。昔柳子厚有曰。賢者之興。愚者之廢。廢而興之者。為是興而廢之者。為非。余謂長吏之賢。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一

否不盡係于公宇之興廢。柳子以興廢別是非。其理則較然矣。夫邑中紀綱政教。何事不期于振新。乃入門規模頽敝。其他又何問焉。余是以每有至而必脩之也。後之登樓瞻眺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短篇中風神宕往 魯鴈門

泗州僧伽廢塔記

唐僧伽大師。鹵域人行脚至泗州。顯靈異。州人造寺以居。中宗聞其名。詔入京。歲旱。灑楊枝水作甘露。濟衆。後示寂。歸骨於泗。建塔藏之。貞元中。塔災。其徒澄觀重建。高三百尺。長慶二年。塔又災。宋興國七年。奉勅重建。高十三級。建炎三年。金人入泗。塔燬於兵。元延祐二年。勅照西番式。用磚高一百五十尺。明時增設臺殿亭閣。為淮泗巨觀。自河淮合流。泗城陸沉。而塔遂圯。廢。予謂大師非凡人也。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二

當中宗欲留葬京師。大師遺體示異。真滿京城。及許歸葬。即有異香。蓋見中宗時政穢濁。有不屑以是終者。太白贈詩云。戒作長天秋月明。心如杵上青蓮色。可謂得其槩矣。闢佛倔强如韓退之。亦云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竒。人傳為大士化身。蘓子瞻渡淮阻風。舟不得前。禱塔輒應。相傳有香火未收旗脚轉之句。師在古時之靈驗如此。一今也。衆流湯湯下。民魚鼈。弁大師遺骨亦沉淪於寒濤。巨浸中。豈昔者靈而今者不靈邪。又豈運數。

之適然而莫可挽回邪噫嘻安得如蘓子瞻者起而祈之也

入後墨瀋化雲華濤捲雪

張璞存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三

掛劍臺記

昔吳公子札將西聘。帶劍過徐。徐君見劍。不言而心欲之。季子以使上國未獻也。使還。復過徐。徐君死。季子脫劍將致之。從者曰。劍吳之寶也。徐君已死。又誰致。季子曰。吾已心許之矣。豈以其死也而忘諸。愛劍違心。吾不爲也。卒致之。嗣君曰。先君無命。不敢受。季子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今泗州百二十里安河西岬。有土阜。人云季子挂劍處也。每水漲。四圍陸沉。此地獨不沒。予以徐君不知季子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四

之賢。而心欲其劍。可謂庸下。季子能讓千乘之國。如敝屣。何有于一劍。均無足異也。獨難其一欲一許。兩人不言之。隱歷生死而不負此心。遂終古不朽。是以著其靈蹟。數尺荒臺。亦終古不沒。不然。則人代。遍夏河山。陵谷。古帝王之宮闕。陵寢。湮沒。無聞者。何可勝道。况此地。洪流蕩析。而一坏之土。永存水上者。意者馮夷。支祈。亦有感于季子之高義。而保護之。耶。甲子秋。予以公事過之。夕陽沿山。斷岸千尺。長風起天末。衆水淪漣。蒼茫秋色。中挂劍。

之人。如在。則自。春秋。至今。猶一日也。噫。  
斷碑風雨碎。文章神興固。是淒絕。  
吳劔虹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五

草亭月夜記

自外門行中逵升堂入內廨地隨步高迤左至介石堂出後軒經庫樓側小屏歷級而升則草亭也勢佔東北隅亭以北皆石墻無所見其西則官民廬舍障之西南即上龜山陞隄之外淮河洪澤合流處也山陞迤東坡漸高瓦草屋齒齒旁有林木翳然葱菁迤東爲清風山圓頂濯濯無木綠草延緣高下爲居民牧放地迤東觀星臺天臺山在焉蓋邑治東北則獅子摩榘戚家諸山西則二瀆諸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六

湖淮西衆水之壑也獨東南山阜不甚高石路聲確通維揚道其外遠山如塹平截天末黛色深淺不一草亭視東南角公宇民居若在井底嶮岬突兀窪凸畢露乙丑夏六月十六日夜追涼于此遠望山缺月出如金盆漸上中天皎潔晶瑩村墟白煙徐起空濛沉浸山下若淮水倒入澄泓一片甍闌悄然萬籟皆寂烟月中庫樓崂岬作罍堦梁欂形意以爲柳州之小石城山也旣而有嘯噉于山谷間者音若鸛鳴徐察之則居民亡其所放牛馬

而呼之也。于是谷風倏起，揭揭然振幃闥，牧馬聲  
蕭蕭與噉者相應。和有西北塞上意，予忽悲留此  
已三稔也。

郭忠恕之界畫李伯時之白描同此神雋

饒海亭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七

吉雲六侑祀記

吉一麟字雲六。太湖上舍。父旭初。生一子。愛之甚。雲六能承父志。父稱其孝。人無間言。余乾隆六年。至湖。與邑士談修己用世之道。雲六然予言。相得甚懽。癸亥。余調盱眙。值水旱洊災。其父命雲六偕予至盱。同拮据捋瘡。閱期。災退而民氣復。始建第一山書院。課生徒。雲六爲予經營相方。甲子歲三月。辭歸寧其親。先是湖邑龍山神宮下有龍潭。能出雲雨。余以雩祀故。嘗修神宮。未就。雲六歸囑其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二十八

畢事。夏六月二十七日工竣。雲六獨往岩下。規設欄檻。失足墜於龍潭。以卒。訃聞。予哭之。繼而湖人念雲六勤事以死。設木主侑祀于龍神旁。郵書云。願有記。嗟乎。予中年以來。每當友朋離別。輒怛然于心。雲六歸後。余間登第一山南望。淮流千里。道阻且長。裊裊獨立。方屈指計其來期。孰意斯人之竟死耶。且死。不于其所。而隕身于千仞之淵。潭邪。以雲六之爲人。而若是以死。視天夢夢。其爲有知邪。抑無知邪。不可得而知也。江淹有言曰。人生至

此天道寧論。今古茫茫同此。一慟尚能濡筆以記之。邪。或曰。此湖人之志也。予惟雲六至性獨行法。應立傳。或爲壙誌。若以渴葬不及誌。則應碣其墓。今爲記。非古也。亦以徇湖人之請。慰其父之哀。兼致予重惜雲六之意也。悲夫。

曲折悽惋。絕似半山銘誌。  
王罕皆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重建毘陵永寧律院碑記

浮屠氏之法。主于去家室。割愛慾。遠適山林。曠荼  
豺虎冰雪之區。以其身施烏鳶蚊蠅。凡世間荼苦  
不堪之事。皆嘗焉。以磨蝎堅忍其心性。益其道。必  
歷之。百千萬境。而後成也。至傳之其徒。則創為塔  
寺。以崇奉其師教。而嚴其師之戒。甚於官府之命  
令。晝日力作不息。旦晚則焚香熏沐。且日惟一食。  
終夜不得沾席。凡所以禁其耳目身意者。大戒有  
十。其餘不可勝數。此浮屠氏之所謂律也。而世之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三

人苦其不能堪也。則又倡為頓悟之說。茫洋其心。  
放佚其身。攝衣踞坐。設為機鋒問答。有不合。推墮  
杳冥恍惚間。莫可究詰。是以宗教二門。不免於詖  
陷離窮。如孟子之所譏者。故宗教與律較。則律為  
近理。而務實。自南岳懷讓分宗。其徒各因資之所  
近。以傳其師派。惟律與吾儒之道。不甚牴牾。而為  
士君子之所與也。由來久矣。毘陵驛西有永寧律  
院。肇自唐代。僧義宣精戒律居此。後燬于兵燹。五  
代迄宋。俱湮沒無聞。元世有超宗者。復搆精舍於

其地以傍迎恩橋遂名其菴。歷明季入本朝。順治初。僧性蓮修墉宇。募齋田。更名永寧律院。自僧肯安繼住後。或律或宗。更替不一。菴復為茂草。田宕亦為他人有。郡紳仿鶴莊公率檀信。謁當事。延耆宿靈曜師主法席。宣律制以教其徒。兼化導士庶。遵其戒者。若某某等姓。咸有徵驗。遠近翕從。施者日衆。田宕漸次來歸。已未歲。重建大殿。構方丈。又得李郭兩令君力。先後復其山門。允為閣者三。曰戒日。曰梵音。曰藏經。為堂者四。曰祖。曰容。曰齋。曰雲水。而左右寮庫樓厨。涵以次聯絡。晨鐘暮鼓。鏗鉤交應。郡侯包公復其額曰永寧律寺。是非靈師之戒律。有以孚格人天。而能扶刹干之。既倒於義宣數百年之後。歟。吾觀衣冠而學者曰自孔氏。夫聖人之教。曾不離性捐軀若彼其難也。而聖人之黷官徧天下。輒有頽圮。飢蹶漫漶不飭者。至佛宇之壞。性性不移時。而昂新瓌瑋。照耀人耳目。意者其徒鮮家室之累。專一堅忍。有過于吾徒者。歟。以彼之才。進於吾儒之教。去難而就易。宜若甚便。

也。吾嘉靈師不蹈于機鋒棒喝之虛幻。而能振興  
廢墜。可為負若師者。相形激勵而進之也。是為記。

芒寒色正卓然可傳

儲六雅

介石堂集古文卷七

三十二

10106

